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

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汪兆鼎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九

明 胡應麟 撰

書牘十六首

報李仲子允達

允達足下語有之百世一賢接踵而起喻才之生也時
之同者之難也千里一士比肩而立喻才之生也地之
同者之難也同其時難矣同其時又同其地弗尤難乎

同其地已難矣同其地又同其心弗尤難之難乎此有
兩人焉時則同地則同迺其心又無弗同若是者百世
而喻之接踵吾猶詫其速矣千里而喻之比肩吾猶駭
其繁矣夫不佞之與足下何如哉不佞生肅皇之末足
下產穆廟之初時之相後弗能一紀也不佞處澌水之
濱足下隱東陽之麓地之相去弗能數廛也僕尊古允
達亦尊古僕卑今允達亦卑今僕矜名允達亦矜名僕
負氣允達亦負氣僕善病允達亦善病僕寡交允達亦

寡交僕狂迂允達亦狂迂僕踈戇允達亦踈戇蓋不佞
之於足下摩頂放踵無一弗同者小有弗同則不佞已
絕意進取足下稍染指事功也而其無一弗同者較若
也顧僕與足下時同地同者三十年而未嘗一把臂一
游從馬抑又何數之奇也此其失宜歸於僕誠不意足
下一旦抑邁往之衷勤下人之慮求虛已之益擴包荒
之度極友善之量陳啓萬言纚纚自通將進而若局促
於雁行退而若忻慕於驥尾者此非不佞所敢知也嗟

嗟允達才之難於天下久矣才同者限於時時同者限於地地同者限於心心即同矣尚猶有限於迹者若前乎此三十年不佞於足下是也迺今足下不鄙僕而辱施之僕不自揆度而應之若鱗之縱壑矣羽之搏風矣膠之投漆矣兩人者庶幾哉一無遺憾矣如是而僕猶把其區區而有所弗盡於吾允達非夫也嗟嗟允達吾與足下婺產也婺越之東國也厥初人才何如哉學術則孝標之博洽籠千秋詩歌則賓王之綺藻煥百代而

皆發產也唐宋之際稍陵夷馬伯恭同父一再振之至黃晉卿柳道傳吳立夫輩聯翩勝國殆十數家而發之才遂以一郡踞海內者十之三至王子充蘇平仲胡仲申輩馳驟皇朝又十餘家而發之才遂以一郡割海內者十之六蓋至於宋文憲景濂而一代之才咸歸吾發矣今去文憲僅二百年雖豪雋迭興鴻鉅間出而嗣續前規者胡寥寥希邁也豈造物者以其初洩之太盛而闕之其終耶將猶有未足於其先姑闕之其中而大昌

其後耶嗟嗟允達弗可預知者彼蒼意也弗容自己者
吾黨志也語不云乎法乎上僅得其中當文憲之從事
於學嘗沾沾仲尼孟軻矣而迄成其為文憲也使其所
師下於仲尼孟軻則其所就將又有下於文憲者今僕
之才淺薄委瑣萬不足以辦此而足下儼然挹絕人之
姿空羣之足又卓然弗奪於時尚而敏而好學不耻下
問又惓惓焉舍足下而弗告其誰可告者僕之所以弗
敢終匿其愚也夫世所謂不朽者三德也功也言也言

所為不朽亦三文也詩也學也夫學如孝標博矣極矣而
製作之傳未之廣覩也詩如賓王高矣美矣而淹貫之
域未之洞精也文如景濂大矣成矣而聲律之途未之
深造也是非三君子才有弗逮也孝標六代賓王唐初
景濂元末其時則非也即窮三君子之力而挽之而欲
以一人焉盡草其舊力固未易也今僕與足下之世何
世也大明御宇非江左偏安匹矣神聖重光非垂拱再
傳擬矣車書全盛非至正末造倫矣則夫集三君子之

長以上接周楚漢唐之緒使嫫之為嫫異時不以一代一方限者非生乎今所當有事耶嗟嗟允達僕犬馬長矣聰明衰矣少之時殫力於詩歌而莫能究壯之歲覃思於學術而莫能備洎乎晚節而垂涎於文事誠哉却行而求及前人將一無所就是憇而覬希三者之萬一乎惟是足下年甚富力甚強中甚虛思甚遠才甚閎今之世而規圖大業於吾郡宜無踰足下者徒以不佞臭味之間有相契而謬相附且欲相師焉誠非不佞所敢

知也無已則當今天下固有全執三事之權以追蹤三古之上者足下亦知其人乎吳會之墟洞庭之澤洋洋乎大觀焉由發而趨僅旬日之軌也足下闚其垣而有得焉其於三君子之業思過半矣夫才逞則禦之以格格定則通之以變氣揚則沈之使實節促則澹之使和數語也瑯琊法門以始基不佞也不深不玄不沈不堅入之沈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數語也瑯琊法眼以終授不佞也顧不佞實未之能副也敢敬以布之足下足

下潛繹此而有得焉其於瑯琊之道又思過半矣嗟嗟
允達不佞自還里以來樵關結舌不為人談藝久矣而
獨諄諄然辭費於足下以足下於僕時同地同心與迹
無弗同有所言而弗盡於足下非夫也惟足下無棄葑
菲無擇芻蕘以毋忘比肩接踵之義異日者青鞋布襪
惠然肯來將與足下徧歷金華諸洞天呼牧羊兩小兒
登芙蓉萬仞之杪振衣長嘯極目齊州為生平一大快
也

報陳立父

曩歲獲交尊公竊聞足下誼槩則私衷嚮往久矣頃黃
金臺上一奉教言公方酣燕杏園僕遂翻飛林麓雲泥
異趣聞問無從自車駕蒞止越中一時人士憑軾而東
歲以百數不佞每邂逅知交劇談大雅未嘗不色飛神
動夢游天姥之間也明府至自錢塘遠拜手書嘉貺之
辱重以瓊瑤下贈清風穆如足下之軫念故人意則蒸
蒸厚矣迺不佞疎節隱衷其何藉以自文於左右名園

鉅圖勝槩冠絕楚中不佞夙聞之都人士委賦大隱諸
題即未能負笈攜筇以盡挈林樊之勝而想像高深徘徊
靚麗固已神怡采菊之軒耳飽松風之閣矣賤疾未
平筆硯蕪廢殘暑漸收敬如來命不敢辭也尊公雄飛
直上寓內繫心一代詞人將為吐氣倘遂獲移鎮浙中
俾大海澄波長湖增艷豈不亦千古快心哉使旋附謝
卒卒無次不任主臣

報顧朗生

僕迂僻狂慥人也世緣落落顧獨好慕古文辭尤願交
當今作者曩歲侍家大人遊楚獲交在明朱文母卜暇
相過從為文字飲一日在明與諸同志屈指當代名流
輒盱衡謂不佞曰子識顧君朗生乎是吳會間錚錚者
也不佞時則私竊識之方潦倒風塵不獲藉在明交懽
足下既家君出參楚藩在明旋亦拂衣海上鱗羽乖隔
歲不能一再聞問春間裕卿使者有吳中之役輒附一
札通在明洎返舍持在明書至則足下手教儼然辱先

之陳義繾繾寄情委折披誦再三不能去手重以瑤篇
下贈清聲古色意氣所寄千里若新吁嗟顧生僕何以
得此於足下哉僕自束髮拈弄筆墨欲為今人而志弗
安欲追古人而材弗逮躑躅二途迄無定趣間為二三
同志左提右挈形之篇什一皆委瑣蕪雜曾不足當大
方一喙柰何足下獨從而好之好之不已又從而筆之
書而託之詩也即葑菲之采足下不遺今當今綜核名
實者謂足下何愧矣愧矣僕自去冬坐老母病已無復

計偕念將來或可從黃勉之孫仲可輩作吳楚間閒人
不妨稱足下同好也承諭高軒遠吊子鳴審於何日倘
遂不棄扁舟卓帽惠然衡門之下僕雖鄙劣尚能拉足
下溪頭為十日飲或深秋過海上訪王長公亦當首詣
足下徜徉薜蘿談討芝桂延津之合不遠有期康使再
過草草奏報小刻二種并往拙詩四章附酬大雅瓦礫
視之可也

報宗良王孫

不佞十載前從山陰劉生得畫梅詩一帙讀之至足下
輒擊節賞歎以為不意今人中有才如足下者而是時
不佞方索居無能藉交游通尺素於左右頃歲周旋文
父始稍稍竊聞下風邇者邦相兄來令散邑王次公往
來澌水間每一晤言輒交頌足下不容口私心則愈益
鄉往欲藉明府君紹介相聞屢矣顧恒以病冗奪迺茲
辱手教儼然臨之雄詞麗藻穆如清風雅誼款忱投我
肝膈不佞何以得此於足下哉以足下才而當西京建

安無論梁孝諸王即陳思兄弟奚能難足下者顧不自
滿足而過知不佞不佞非枚叔劉生其人曷以稱同調
下執事也不佞自髫髻習古文辭念載於今靡能尺寸
自樹惟是海內名流什九不鄙而與之交獨以未識足
下為憾乃今得一當足下十年寤寐之思慰矣邦相人
便敬布腹心小刻俚言就正大雅足下儻有意卒教之
者彭蠡歸鴻不佞尚當翹首俟焉

報孔暘王孫

不佞曩從友人黎惟敬輩結社燕中每與揚扆當今名
勝至大江之右則惟敬輒津津口足下也於時私心竊
以嚮往久矣邇者邦相丈借重敝邑不佞以臭味獲與
朝夕過從晤間尤亟稱述足下不置杪秋遂荷佳篇并
屬詩冊方藉手以尺素通記室乃足下大教辱先臨之
而且申以瑤草侑以華刻一再捧閱恍然若與足下晤
語龍沙之上不自知楚越千里隔也足下麗藻清才宿
根天授竟所造詣豈直雄視東南故當凌鏢大厯元和

而上而傾才下士疊疊一念尤信陵梁孝以來所僅邁
見者至如友雅之輯即李何徐薛輩相與愉快九京何
論當今迺不佞株卧一丘顧得因緣邦相締神交下執
事抑何竒且幸也匡廬滕閣不佞寤寐有年矣重以足
下洎諸君在則何能頃刻忘深春或遂挂帆之興當艤
棹江門首詣足下依隱亭中能分孺子半榻偕胡生為
十日飲否

報何仁仲

不佞童州時即厭棄博士家言少長隨侍家夫人都下
稍援筆習古文辭顧當世賢豪作者未數數覩也一日
家大人從署中歸手一編示不佞曰是漢東何仲子詩
也是曩嘗從余習舉子業今且翩翩以詩自雄矣於時
即受置几席讀之具見足下神情朗逸風疎霞舉埃壒
之表恍然若於僕之衷素有相入者輒和之以寄足下
一再相聞後尺素實絕惟心念之頃為世路所驅龜勉
北上燕楚異域分於足下無緣晤語比至都下過康山

人甫就席有騎而叩門者問其姓名即曩所稱說何仁
仲也輒相對握手歡極平生揮毫雄飲狂態淋漓旬日
之間十數聚首一何竒且快耶俄不佞落羽東歸足下
亦鼓柁南返十年寤寐得之一旦旋復失之區區七尺
何能堪此離索迴望黃金臺館腑欲為裂惟黯然長吁
而已里中落落追念舊遊日以為歲昨忽別駕熊公持
一書一刻至云足下自楚中寄我者亟取閱之則燕中
倡酬之什與不佞諸詩種種具在嗟乎足下之於友義

篤矣自得深矣顧不佞何以當辱也披誦來教無非裨
言三復之餘令人氣結至訂期過我又翻然神動色飛
第所謂米家畫舫迄今寂寂豈漢東仲子易而卧遊宗
生耶抑子猷興盡中道遽返也足下勉之蘭亭春色不
減武陵來歲願暫輟漁竿一操瓢笠若耶雲門之畔倘
有青鞋布襪長嘯而來者不佞雖駕劣猶能一旗鼓相
當也別駕使旋卒卒附報不一

報吳叔通

不佞結髮操觚聞海東吳叔子稔矣頃浪遊金閭武林
邂逅諸同志稱述足下不容口鄙心竊願交馬顧無從
修短刺謁姓名於下執事昨偕汪司馬過兩瑯琊海上
歸抵舍而鄉人以雙鯉至亟投筯發緘則足下見貽手
教洎下贈諸篇也足下藝苑菁英人倫秀出鴻鸞鸞舉
橫絕無前不佞固亟願執鞭奚翅接席而迺先施菲劣
諭義茹衡雅量虛懷太丘有道高情遠韻摩詰襄陽風
霜之氣飛動於寸蹠金石之音鏗訇於尺筴不佞把翫

三過既私竊慶幸於吾鄉一當足下而臨風長謠美人
離隔則又未嘗不嘆河山之邈如憾執手之無自也僕
自髫髻厭棄時規妄希大業研精畢命念載於茲雖間
辱鉅公濫相响沫而幽憂疾疢進寸退尺加以倥蒙捐
顛索處窮居青眼既乖二毛滋見丈夫樹立佺佺莫之
惟是足下崛起頽波力追曩哲即大浙之西家驥人壁
分庭抗禮寡見其儔矣勉之叔通日月如馳努力不朽
異時左提右挈方駕前修西京盛唐詎曰遐軌哉鄉人

立待報音卒卒未展鄙言四律敬謝瓊瑤惟足下之垂
教焉

報張茂才

癸巳之夏陳觀察過我定交不佞與抵掌談天夜分而
罷別去武林甫閱月而以賢書寄我意觀察奇人所漁
獵當得瑰璋絕特之士比開卷而足下姓名巍然首舉
焉不佞之為觀察喜可知也又閱月而洪茂才來敝邑
輒傳致足下惓惓云將以返棹之候抵不佞結文字驩

夫以足下才何有於不佞顧才如足下誠不佞願為執
鞭者於時竊又大喜過望蓋不寐而企足下高軒四浹
日矣歲迫易使君御者在門不得已一赴三衢歸而家
大人出示手教而知足下之已過潞水也則豈直惟河
山之戚躑躅鄙人足下鼓枻而東亦寧無興盡之憾耶
翰諭諄諄靡非肝腹至五七言諸體清聲古色雋調瓌
詞黃初開元燦爛筐篋不佞讀而應接不遑錯愕自失
咄咄張生胡足下埋名鏟照東海之濱閱抱大觀一至

於此當今諸老垂盡宇宙寥寥代興盛世使全越山川
重於九鼎非足下而疇其任之僕犬馬長矣聰明衰矣
才盡於文通涕下於逸少豈其敢以鼠璞魚目矜侈隋
和惟是足下厚誼虛懷雅不容已同聲之契實締於今
惟足下念此盟言毋忘夙昔也大集索序鄙人寧有推
諉迺靜鄉行迫而新歲文通輾沓幾奪寢溲謹先綴七
言四章附驥末簡即詞愧腆媿總之衷膈所據非敢為
伎惟足下鑒之亮之異日序成更覓便鴻致之都下郭

隗之臺黃金百尺足下左策飛黃右驂騶駟方一騁而
空率土之羣何言薊北暇而過問昔時屠狗復有狂生
胡元瑞乎華陽無恙碣石獨存秋清木落幸挈荆高二
三子擊筑放歌歌易水之章以待我

報崔子王

鮑生回辱手教縷縷置之袖中字猶未滅而嗣音洊至
大貺之錫雲霞爛馬載讀誨言故人所以屬我者厚矣
第不佞自結髮以來委身鉛槧犬馬日長碌碌蓬蒿進

之不能以鴻筆潤色皇王之大猷退之不能以微言紹
明神聖之絕學即間以雕蟲末業染指大方不朽之塗
恐難預必且病近世之殫精性命者薄九丘百氏為陳
言劇志詞章者鄙六代五朝為勸說弘靖之間一二名
公卓然特立而時無英雄輕於持論今其著述流行海
內後學取信貽蓋良多故不自揣揆擬拾謏聞用相質
正或得以黃緣彙詰傳示將來庶幾虞稗之流猶賢博
奕之士可耳足下盛論云云詎僕所敢望哉惟辯或過

煩詞間傷激大槩為高因下本之前人藉非足下古誼
古心何從領略今茲以往僕將守雌齋物以畢餘生堅
白異全匪所計矣昨載晤王參知咏歎高雅甚悉足下
如水壺秋月迴絕塵縑而光輝朗潤彌不可遏又如玉
盤露屑雖食之寒澹而能令俗子臙肺冷然未易為餽
訂紛華者道也訟堂清暇卧理餘閒篇章綦富休文八
咏一一和之以寄胡生武川雙鯉辰發西至鄙人日俟
於滌江之上矣

報張大來

郭隗臺前高賢滿坐僕酒態狂發而足下川澄淵渟若
千頃之波浩乎而無紀極也僕於時竊已心醉久之俄
策蹇驢出春明門青衫無賴不復能覓足下五陸三市
間客歲秋首赴燕滿意物色曩時諸酒人擊筑放歌尋
荆高故事計望見足下顏色不遠復以病卧京口委頓
東歸一榻衡門湯藥為伍生平意氣盡矣明府公甫下
車即出足下手書副以華什叙致繾綣許予真切頓令

病骨習習欲飛噫嘻足下僕五上春官兩削大都三返
窮谷丈夫樹立自分已矣惟是雕蟲之技妄冀於著述
稍見一斑若足下盛業偉才絕出一世謂宜登石渠坐
天祿大者黼黻帝猷追蹤夷契次亦當如左馬楊劉輩
然藜秉筆洋洋纚纚以播告八方乃燃尾曝腮亦且數
四豈造物小兒必欲以鹽車阨良驥耶蘭陵釀法頗異
往時鬱金之香不減唐日足下儻有意乎曳屐放舟為
臨邛十日飲乘興歷武夷窮雁宕而歸麓足作東南佳

觀不落莫也新春掃榻以待高車君典遺集梓行何似
幸至一觀禹金足下所稱鼎足於來論中得之乃僕素
樂道其人者計亦能聯璧同來乎盛暑揮汗作荅俾刻
百卷悉索敝賦以上惟大匠斤削之

再報大來明府

晨起啓闕而葉令君使人手持雙鯉至曰得之西江上
游者急呼童剖之素書爛焉無論如食相憶語語肺腑
而且懷以新詩授以素筆至酒貨之餽寄頓杜康至今

尚醕酌柴桑之秫也足下捧銅章宰百里栽花鳴琴之
暇日跨雙鳧入上陽名姓紀於御屏且為天下治平最
異時文人循吏兩傳並入輝赫簡編吾黨士良為吐氣
乃若葉令君之宰敝邑足下亦欲聞其政乎古所謂愷
弟神明公勤廉飭當官之美咸備一身今海內賢能所
在蔚起僕不敢妄恣較量至夷考唐漢以還史書所錄
即裒然一代未有若令君之絕出者也自令君下車即
以足下故知不佞驪黃之外顧不佞於令君踪迹曠疎

歲不載覲豈解為緩頰隨生惟是賢聲惠績下徹閭閻
上通衿珮萬衆一詞亦豈能掩其實耶足下西江政績
僕得之參知王公大自瓌異茲者復令君矯矯相望楚
越間計聞此而喜可知也羅太宰學術風猷岳峙當世
其遺言緒論掇拾而表章之實在足下此外皆牛刀餘
割無所俟不佞云云矣

報胡文父

次公車騎已達龍沙計日相與上下德甫用晦宗良貞

吉孔暘諸君子鱗比里中一呼畢集合毫洒翰白雪四
飛將遂匡廬之顛瀑布無色斗牛之分紫氣燭天千古
快心殊令人妬不肖索居海上互鄉難言邇邦相至始
獲一吐胸中塊磊第彼此相對旁觀遂無復人也一咲
一咲

燕中與文父小牘二通

裕卿雞鳴出函谷殊駭聽聞昨晤惟寅亦云揮泪而別
而何仁仲以為尚留都門誤也今特遣一信問諸水濱

二

信歸已悉彼寓所裕卿片紙至黯慘不可讀且欲拉吾
及足下同買一蜻蜓艇鼓柁而南亦寓內至快心事僕
凌晨前發遲足下潞河之陽足下須辦裝亟至無為使
燕世子聞率荆卿漸離輩擊筑放歌大鬧黃金臺下也

報李通侯惟寅

讀貝葉齋草鄙人以姓氏占籍青雲幾十七馬快哉無
所憾矣自君侯倡盟大雅域中諸談藝士憑軾趨風華

陽碣石之間蔚為雋國每花朝月夕風天雪郊挈盒携
尊連鑣並轡無論雙闕五陵西山金銀樓殿四百餘題
名其上殆遍雖尋丘仞壑稍具遐觀君侯必聯絡賓朋
窮其勝而後已按是編一時倡和宴遊之盛觸目可想
像也今往事遂為陳迹而故人亦大半入岱僅君侯與
僕以其時年齒差少故相望僅存若太白之配殘月耳
君侯虎頭燕頰行且立勲萬里外一通侯故物不足言
僕自別君侯離羣索居持一竿東海之上即擁衆扶餘

稱王夜郎安能與英衛元勛絜量高下哉賢郎雋聲傑
起幾跨阿翁不佞髮種種矣而心故長何日相遇中原
覩其騰霄歷塊也

與李臨淮

連朝風色莽莽咫尺間遂不能相過一道別悵行期已
卜暮春之朔扁舟汴潞河發矣古人所以執手徘徊臨
歧戀戀者非無丈夫之志以知己之難遇也僕於君侯
誠所謂傾蓋如故者况益之二十年之雅而值茲數千

里之別彼此戀戀更當何如析雙劍於河梁坼長虹於
薊野中夜悲歌不自知衰涕之交集矣俚言二律呈正
大方心長調短不足言別君侯念之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二十

明 胡應麟 撰

書牘十首

與李惟寅

君侯之結社長安也義薄雲天聲聞海寓四方才雋影
合嚮從蓋平原信陵梁孝陳思合而一焉維時不佞齒
最少技最劣而名最早而君侯一見拔之珠履數千之

中置之國士無雙之右以上賓廁下走以大將呼小兒
渥解衣之惠弘結襪之風崇斷金之交竊聯璧之譽即
君侯銳情吐握靡擇芻蕘乃不佞沐浴殊恩卯翼洪庀
鏤丹摧赤白矢以毛遂荆卿冀一當狗盜狗屠於門下
者詎旦夕忘哉何期游從歎洽造物見猜唱和繁興真
宰積怒風波倏起羽翼中乖足下留都不佞還越躑躅
薊門之野傍徨易水之章飛霜擊於青冥長虹貫於白
日壯夫之髮豎而指天烈士之肝墮而墳地當是之時

僕與君侯面孔相向黯然魂銷嗒爾神去窮愁孤抱逆
旅萬端口欲訴而一詞莫陳腸已斷而九迴靡歇誠生
人之荼毒而知已之極悲也自別足下言返故廬肺病
侵凌雄心滅沒分已息交軒冕絕迹市朝雕蟲是師蠹
魚為友經史子集環蔽蓬蒿典索丘墳晤呶草莽以立
言為盛節以不朽為殊勲覽太玄則太子雲之準易紬
中說則避仲淹之續書讀史記則榮司馬之褒誅咏離
騷則高左徒之比興紛華盛麗弗存乎中隱約沉淪無

慕乎外跋扈飛揚取諸懷抱優游泮渙遂其平生日晡
而眠日旰而起科頭跣足不履不冠抱膝微吟曲肱長
嘯清琴數弄名香一炷頽然丈室耳目盡忘霽景良朝
荷鋪小車携壺蹇衛興集神王無問所之招南鄰之叟
尋北寺之僧耦東郊之農挈西園之幼時而濯和風弄
佳月翫晴雪眺晚霞時而歷層巘升高岡浮清川浴淺
瀨時而撫長松倚修竹坐茂樹掇幽芳時而釣浮鯉弋
飛鴻聽鳴禽友黃犢得意則涉旬長往耽竒則彌月忘

歸黜陟不知理亂不聞寵辱不驚利害不入沉沉然若
大尊浮於江湖虛舟泳於川澤一切人間世不復繫寸
束久矣惟是空谷之中足音曠絕二三兄弟耿耿余懷
若吾惟寅尤所眷注追惟夙昔授簡操觚把臂崇壇論
心廣座自謂黃河如帶泰山若礪金鐵可泐盟好弗渝
寧意渙散睽乖至有今日此黃鳥之歌所以興悲於遠
別碧雲之怨所以極望於長空也嗟嗟惟寅華陽未毀
碣石猶存屈指故交無恙有幾祕書長夜於羅浮內史

先秋於大庾康子棲神於雁宕童生委骨於龍丘謙之
草宿於瀟湘鳴臯木拱於京洛仲修汝修楨伯持伯懋
功孟弢在明諸子或投簪海岬或解珮江臯或挾策都
門或懸壺市肆莫不雲萍蕩折風葉紛披後會無期前
懽茂續桓大司馬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嗟嗟惟寅追
思往事能弗痛哉周視吾曹僅一足下鬼然靈光樹燕
趙之長城撐吳楚之半壁坐朝堂則方虎之重出沙漠
則韓白之英際遇隆矣建樹偉矣榮名顯矣志願躋矣

亦念鄙人之瓠落乎已乎惟寅君侯進而清廟垂不世
之勛不佞退而名山希來世之業固知鵬鷖異翔龍蠖
殊軌然而屈伸逍遙大小一也合浦之珠復還有日延
津之劍重合何時臨楮吞聲泪目枯竭

與黎惟敬祕書

始不佞之遊長安一卬角童子耳公以三十年名家觀
其隻語而拔之庸衆之中躋之國士之右略其黃驪期
以神駿即中郎倒屣於仲宣元禮通家於文舉較之今

日不足異也六載都門聯鑣並轡西山四百八十寺題
名其上歲輒一周每令節芳辰名園勝墅若河朔盛夏
蘭亭暮春梁臺冬初赤壁秋望靡不折柬追呼窮極興
會華堂邃閣飛塵不侵繡戶珠簾珍玩羅列圖書四壁
爨鼎兩序清談甫洽能事競興公與壽承以翰墨思伯
以丹青惟寅以鳴琴鳴臯以擊劍謙之子鳴仲修汝修
以壺矢六博僕與裕卿在明顏生岑生以奕棋董生何
生以篆刻又武人李生箜篌琵琶藝絕當代前無等倫

自餘諸子有抱膝而吟有曲肱而卧有胡床淪茗有裴
几焚香人自為偶形骸盡忘禮法無拘機械不設羣賢
既至少長既集披襟酬錯撫景留連或惠風暢於庭際
或素月皎於簷端或密雪布於長空或曾冰啓於幽壑
重以名花十畝喬木千章深菊萬叢疎梅千樹四時景
物觸目彌佳至於改席懸燈淫宵徹漏左龍陽右安陵
前綠珠後靜婉魯衛新聲宮商迭出滇閩異味水陸還
陳飲則踰平原之日而不歸醉則屆中山之期而不醒

一咏成而句已傳於碣石一賦出而楮輒貴於洛陽誠
人代之賞心而帝京之盛集也自門下引高岩穴僕亦
羈卧林垆一時同社雨析星飛十禩以還喪顏略盡思
伯坳粵仲修坳燕鳴臯坳齊謙之坳楚壽承坳吳子鳴
裕卿坳越兩朱生落魄昂藏一則罷瑟王門逍遙簪紱
之外一則鼓刀屠市宛轉縲紲之中僅惟寅燕頷樹都
邑長城洎門下鴻冥垂藝林碩果追憶曩時樂事如彼
軫念茲辰離索乃爾何能不扼腕徘徊撫膺躑躅望美

人於天末思公子於雲端也緬惟門下俯同此懷寄我
新篇誦之踴躍僕常抗論古今文人年迨晚暮非才力
之變衰則志意之橫放較之壯齒往往不侔獨吾惟敬
楨伯二君並起一方咸汰斯患比聞卜築朱明閉關勾
漏羅浮萬仞競秀爭竒而公方吐納雲嵐超忽霞霧固
宜青蓮歌曲倚醉彌工拾遺詩律投老逾細也君華翼
翼騰蹕九遠何物黎君生此寧馨豈所謂丹穴之鶩駮
耳之駒非耶僕下駟程材黔驢較技二毛滋見一善靡

聞微長康之黠而類其痴匪嗣宗之狂而慕其達崎嶇
大於馮衍歷落甚於桓倫加以北雞在室無晨不鳴獐
狗當門有時而噬雄圖幾於盡擲壯志尚爾未灰爰倒
檢舊殖垂且百弓馳上大方慮規三益興文道故神往
形留徙倚足音惠子窮谷

報蘇君禹督學

語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不佞每三復斯言未嘗不拊
髀嘆也何者不佞東海之鄙人耳束髮修詞則雅嚮慕

兩漢三唐之業既從家大人浪遊京洛一時名勝不鄙
謏陋引以過從年弱氣盈妄意舉足掉臂可并作者之
堂入風人之闕而志大才疎心長技短世務嬰其懷抱
疾病中其膏肓將遂負笈名山脫屣塵外而當路一二
鉅公憐其泛駕拔以空羣復爾逐隊簪紳醜顏佔俾古
令殊尚妍醜異觀屢上公車輒復報罷茲者三戰皆北
被褐東歸却掃閉關自同麋鹿不願一點迹郡縣之門
廁足旌旄之末即以命世賢豪登壇鉅匠輜軒咫尺徒

有神飛詎意執事聖不自聖念及芻蕘才以憐才采茲
葑菲車徒雜沓相對屠沽軒冕熒煌下交岩穴即不肖
知同斥鷃藝劣黔驢能不一披肝瀝膽吐露於大方之
側哉樓船豪飲懽極平生握手欵言誼成千古桐江入望
嚴瀨分襟夕陽在山黯爾魂佚即不肖於門下未敢謂
國士無雙迺執事於胡生允可謂知己莫二矣夫士有
生同里巷迹締姻婭而蒿艾異芬參辰沒齒者明公獨
不階片刺無事先容結駟班荆頓成金石則古人所謂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豈欺我哉載讀參知公下頌手札
大義勤倦鴻篇焜耀輟問字傳經之冗尋分題授簡之
盟非慧業宿根庸暇及此謹用揭之坐右誦以終身即
下問撫謙拳拳無已譬則瓠巴鼓瑟慶梓削輪諦聽旁
觀惟有心醉而已卧病以來向疎筆研清風披拂舊習
復萌綴七言律六章不揣硃砧上酬珙璧將因布鼓竊
叩雷門伏惟惠以同聲痛加繩削尚昏後命神爽飛馳

再報君禹

夜來篝燈疾讀諸大篇古風已登漢氏之堂入阮公之
室當今獨步靡可比肩五言律清融朗秀接軌開元七
言律流暢和平比蹤大歷時而屬比少疎音節過亮猶
之商彝小蝕趙璧微瑕固無損其連城第益彰其至寶
伏惟明公虛受之懷獨隆千古下交之誼負絕一時草
茹曲士濫荷深知稍有隱情便為大慝故忘其聾瞽冒
布腹心非敢說劍公孫之門贊詞尼父之筆實欲反求
大匠加削朽株上冀隋珠借光魚目耳占對卒卒不既

願言

報王大參

應麟牛馬下走瞻企清光竄若霄漢兼以幽憂之疾株
伏枕衾素不敢冒昧晉謁大人君子即郡城之中足迹
踈曠十年所以春初驟承車駕左顧衡茆國士之知踴
躍肝肺強顏持刺一再公庭辱明公忘分推誠屈威損
重寵施異數冠絕後先以王侯而友匹夫以方岳而遵
窮巷間閉日以生輝道路詫為殊特擬諸信陵之轡則

上馬者齒德俱尊揆諸僕射之旌則下馬者技能彌劣
誠當今之創覩而古昔所難遭也間者復辱雲箋下詢
岩穴腆儀盛貺飽德醉衷九頓拜嘉罔知報塞頂高履
厚奉以終身使旋卒卒肅狀布私媿小子之不恭惟長
者之崇照

謝張大參知睿父

谿谷波臣林丘牧豎管窺蠡測無異醯雞辱長者采擇
芻蕘過存藜藿屈上公之威重問下士之沈冥發金紫

之謙光忘草野之侮倨征西車從闌咽道旁鎮北干旌
徘徊閭右固已禁逾袞鼎寵溢衡茅迺至彌生之刺甫
入於公庭崇伯之饋遽吐於私室中郎之屣旋倒於賓
席孺子之榻長懸於郡齋爾其握手披襟論心造膝深
宵坐月永晝談天縮四部於齒牙羅三車於指掌懸八
荒於七筓酌萬象於尊壘洪荒混沌之前元會運世之
後兜率須彌之外焦僥蠻觸之中無不綜核精研旁通
曲暢張華束皙耳目未該劉杳陸澄記誦徒侈奪何憲

五花之簾窮王勃七曜之文元氣淋漓真宰幾於上訴
靈光焜耀太乙為之下巡藝苑大觀詞場豪舉斯其極
已又何加馬盛集希逢令辰難再布衷陳謝莫罄願言

報張中丞助父

自北地信陽兩君子龍躍鳳鳴奔走一代子業以清聲
古色接軫聯鑣河岳之靈幾於盡洩嗣是中原文獻一
綫寥寥明公崛起方今雄飛直上較之三氏於湯有光
不佞雖未迂後塵得諸瑯琊伯仲恒以為湛虛太阿鋒

不可犯宗梁徐謝咸避前茹於時私心嚮往饑渴靡加
而霄壤途岐聞問稀值間者敝車羸馬蹙蹙長安邂逅
壚頭周旋大雅辱明公略去形骸剖露肝腹扞揚文藝
上下古今莫逆於衷相視而笑至枉駕衡茆停驂問巷
上公之貴置之若遺豈不佞夙生緣業當御李君天作
之合靡由人力耶不然而間濶於平生者胡其遭逢於
漏刻也得書慰諭拳拳以不佞從事嘉隆五子並驅孰
知先後令人愧怍罔知所承明公瑰材麗藻橫統亡前

逸調雄詞高華莫並俯眎鄙人殆大鵬之於尺鷃而覩
馬希有見目狂迂有曾無心能弗沾背所冀登壇大匠
終始玉成母使知人之哲翳累千秋知己之明局踏五
夜至所望也至所蘄也鴻旋勒謝未竟願言

報葉巖臺

應麟之乞米長安也敝裾羸褻雙塵埃十口累疊故
鄉天末重以老親門閭弱弟襁褓俯仰宇宙躑躅河山
欲歸則羽翼推頰奮飛無路欲留則形影煢獨語告曷

從天幸明公政成報命闕下皇情首注簡蒞越邦應麟
方以貴賤途岐尊卑禮絕振趨謁舍投足次且迺明公
軫念舊交不遺遐逝形骸固間勢分盡忘寵以華筵賓
之上座披肝洞膈挾日傾宵於時應麟固以飽德醉東
刻深五內矣至詢及羈旅靡依長途病涉慨然垂慈不
報侈惠難名飛檄自天單符動地遂使六翮生於白晝
四牡附於皇華門無堙澤之吁野絕桂符之警俾呻吟
餓蜀之夫憔悴遊梁之客安車而遵大路高枕而達故

棲迄令松檜猶存蓬蒿旋掃白頭無恙黃口同驪疇之
賜也疇之力也應麟之頂戴鴻恩銜結大造此生此世
何日忘之古人艷稱知己埒於生成麟也不肖昂藏七
尺已為明公有區區妻子脫屣何論哉舴艤度淮亟思
上謁側聞台旌蒞止改吉秋初敬因家嚴賀使狀布腹
心高牙大纛巍峩九霄馬首威嚴未敢以韋布短衣匍
匐道左軒輶少暇圖候顏色不宣

報謝直指葉公

易水羈樓渥承昧盼臨安留滯更辱提攜大造洪恩怙恃為一而且誠推肝膈分絕形骸以草莽下臣據上公之左席以荆榛窮巷駐長者之軒車古昔僅聞今茲曠覩藐焉一介其奚以堪自大旆出關樓船抗手臨歧黯慘神爽飛馳洎抵故廬將圖北首而賤荆奄逝井曰靡供嚴父衰遲晨昏莫寄踟躕里閭寤寐風流極意德星還照東國迺聞太夫人仙遊之耗痛愾不勝亟擬生芻絮酒匍匐玄堂恐盛暑酷炎復勞苦次側身東望悵惘

難言伏惟至性夙根哀慕罔極迺玉體方勤叨王事筑
瘁百端尤冀勉思大孝損節深思以上副聖天子九重
之望下慰太夫人九地之靈詎惟愚父子旦夕懸懸蓋
東南萬姓同以為祝者也家君使候敢布腹心鄙律六
章少抒悼臆惟執事瀕亮之

載報直指葉公

應麟山鹿野廩自放人外長林豐草抹掇世緣惟是明
公下車敝邑首辱拳拳捐百里之煩勤三接之遇略州

民之分中國士之交即窮年掃迹不敢一投足公庭迺
明公諒其迂疎賞其狂簡吹噓盼睐無已有加應麟於
是時業已醉心飽德自天豫生久矣自明公飛翔天路
不肖亦蹶躡風埃旅食江湖萍蓬靡定而邇歲滯留燕
土羈寓武林困瘁伶俜不可名狀乃長者傳騶土窟賜
席霜垣篔絕恒情一掃世法即古之樂道忘勢推誠下
賢未有如執事之光絕後先者也顧麟也何人以最下
之朽株當無上之弘造劇肝鏤腹愧切難名歲杪病瘍

迄今兩載伏枕岑岑辱金玉之章下頌窮谷霍然起誦
恍接風儀伏惟明公鳴琴之政迴出千秋攬轡之風高
舉一代即今輿梁漆浦廟貌錢塘萬姓瞻依八表傳播
國朝名臣倍屣唐漢至絜功較半未有居下位而立譚
之頃成百年之永賴處外臺而垂紳正笏措天下於泰
山者也仰惟玉體頽然不勝苦塊矧太夫人有子明公
足垂不朽而大廷之簡注環堵之謳吟不可失也讀禮
之餘間進苓朮節哀搏泣以成異日者震古無前之大

孝愚父子旦暮望之旦暮祝之使旋草勒報謝未罄願
言

啓劄七首

賀申學士生辰啓

壽域啓黃扉八表覲三台之象祥光流絳闕萬年懸五
岳之圖昌期協而名世生治運隆而真宰出轉洪鈞於
北極海晏河清騰紫氣於西華虹飛電繞恭惟某一代
真儒累朝宿德闕深邃密接孔孟之淵源廣大高明負

伊周之局量蚤年射策彩雲垂耀於楓宸午夜然藜太
乙下窺於祕閣文章蔚為宗匠朝野視以儀刑紬金匱
石室之藏兼總乎丘明大史之所未備校天祿石渠之
籍博綜乎揚雄劉向之所未通萬方翹首以望其雨露
五位虛心而倚為柱石惟茲大德克當天心爰及熙朝
時升台座經邦論道尊同帝者之師翊化調元望重王
朝之佐掌絲綸於禁闈贊黼黻於明庭陋唐漢之規模
功百於蕭曹房杜起勳華之禮樂任兼乎稷契夔龍越

裳重譯以來賓西域懷琛而入貢恩加九錫普天同祝
其修齡化被四方率土並占其遐筭惟中元之詰旦為
初度之良辰欣玉露之方溥值金風之乍起兔宮蟾闕
呈五彩之奇輝鳳閣鸞臺備千秋之盛典禎祥協應日
朗天開淑氣氤氳嵩迴華拱姓字遠符周伯知間氣之
生申聲名近邁潞公適歲支之逢午兩宮眷問交馳中
使於掖庭三殿傳宣盡出大官之庖饌降而百辟莫不
同歡爰及羣黎咸知共慶環珮趨鏘於瑣闥衣冠輻輳

於通衢金醴煒煌並列安期之赤舄玉桃芳馥雙飛王
母之瑤緘誠哉海甸竒逢允矣天人交慶彼函關之西
駕奚裨王靈而洛社之中興空傳逸事孰有榮膺百祿
歌太平宰相於明時澤遍重溟頌中國聖人如往代者
也某樗櫟庸流草茅下品龍門顧盼濫空冀北之羣雞
樹瞻依彌切周南之想屆茲華誕昌任飛馳敢竭愚衷
少申毫末伏愿介富壽康寧之景福奠靈長鞏固之不
基奉天子者億萬年大業與乾坤而並久相成周者八

百載太和亘宇宙而長新某不勝翹企祝望懇切屏營
之至

賀大宗伯王公啓

代

伏以八座尊嚴當代重斗山之仰九重咫尺敷天切霖
雨之思興禮樂於太平夔龍再邁復文章於元古左馬
同聲凡叨函丈之末光曷任門牆之私慶瞻依莫喻踴
躍難言恭惟某海嶽儲精貞元毓秀魏魏名世應五百
年間出之期赫赫儒宗際億兆載方亨之運雋譽流聞

於襦褌英稱藉甚於簪裾瓊島風清獨占羅浮之桂樹
玉堂天近先攜大庾之梅花雄飛雁塔之前高步螭頭
之上讀書中祕羣公讓彩筆之騫騰獻賦西清列辟觀
宸旒之悅豫視東觀蘭臺之草紉石室金匱之編天顏
肅穆以親承日角從容而坐對堂中刻漏蓮燈合藜火
以交輝閣下絲綸槐色與薇花而互映望極乎清華之
選恩隆乎密勿之司鼎鉉時佇聽宣麻於北極軒輶
暨借猶煩典禮於南宮治神人和上下非伯夷何以任

其官審經曲觀會通必商容乃能舉其職郊天祀地之
典一振宏綱朝日夕月之儀咸撮機要萃衣冠於朱雀
兩都瞻黼黻之光馳劍履於蒼龍四海播儀文之盛玉
樹鳳凰之句金波鵝鵲之章振六代之靡風一歸大雅
攬三山之秀色盡掃陳言中夏外夷拭目冀希文之大
拜兒童走卒傾心頌君實之明揚誠哉不世奇逢允矣
當今快覩明良喜起之氣象將益信而有徵聖賢豪傑
之經綸行且立而可待某白屋經生寒氈末品衡茅佔

俾濫膺桃李於公門草莽摳承幸接芝蘭于下席夙奉
鳴絃之教冒干製錦之榮葉縣飛鳧有惆王喬之異術
冀羣識駿敢忘伯樂之殊恩用竭愚衷肅陳短狀少紓
蟻悃上祝鴻猷伏冀珍玉道躬膺承簡命彤庭晉接効
鹽梅舟楫之誠絳殿敷陳荷柱石台衡之寄與周召閑
散而相望並伊臯稷契以為徒某不任翹企瞻望之至

賀御史大夫趙公啓

代

栢府崇遷九域佇澄清之化蘭臺獨坐千官迴振肅之

風廟堂動色於周昌朝野歸心於汲黯太微高揭清光
徹帝座以昭回執法中懸紫氣合皇都而照耀恭惟某
命世儒宗昌辰碩彥為時而出膺五百年豪傑之期協
運以生際億萬載明良之會爰自立朝之始常存正直
忠謹之心洎乎入仕以來茂著渾厚精明之業大行首
試聲名遠播於邊陲給舍旋超奏疏交馳於瑣闥敷歷
乎東藩西省惠愛旁流飛騰乎北寺南臺丰裁益峻昌
言正色屹立于波靡瀾倒之時大烈精忠聳動於地闢

天開之日駐旂帷於蜀郡三峨飄象緯之光行鹵簿於
江州五嶺借山川之色四海之傾心日衆九重之注念
彌殷大纛高牙不踰年而內徙穹階峻秩甫閱月而重
遷威行百辟之先位列羣公之右鷹揚虎視巍然柱下
之元僚鳳者鸞騫赫矣臺端之碩輔蒼珮逶迤於廣殿
絳騶馳騫於中遠姦人遙望以潛踪善類因之而作氣
垂紳正笏雍容而鎮定乾坤載筆峨冠指顧而動搖山
嶽稷契臯夔之事業復見於今漢唐晉宋之功名眇乎

其下倬哉盛世斯民之遇偉矣得時行道之秋某樗櫟
冗材疆場未吏沉浮列署濫叨白簡之餘光奔走外藩
竊庇阜囊之休烈恭聞大拜曷任瞻依敬竭衷誠少摠
忭躍

啓汪明府

代同人

玉鳥乘雲漢殿重雙鳧之賜銅符耀日燕城分五鳳之
華春光將遍於河陽爽氣式瞻於秋浦某南宮與計叨
陪奏對公車上國覃恩幸獲樞承仙駕敢託花封之未

借申芹曝之思伏惟惠降華鑣照臨廣座琴飛白雪幘
岍清風一奏驪歌並折渭城之柳色少紆鸞馭先流澌
水之蘭芬云云

賀睿父廉訪擢江右

崇遷大國峻陟元僚象軋三垣班聯八座香爐瀑布候
旌旄於匡俗之廬畫棟珠簾瞻鹵簿於滕王之閣紫氣
極西江而照耀蒼生合東郡以攀援應麟猥以衡茆濫
竽溲渤興言之桂託好蘭蓀懸上榻於高齋敢云孺子

據胡床於廣榭數奉元規顯擢躬逢榮光快覩薄言申
賀未罄悃誠神劍雄飛佇躍司空之珮僊機咫尺頻占
博望之槎離合互井懽虞並集仰惟崇鑒曷任飛馳

賀參知洪公得雄啓

棠服延芳戶牖協三槐之慶薇垣炫采階除徵五桂之
祥雙珠兆而合浦霞飛尺璧現而崑岡電繞懽騰海嶠
喜溢江藩伏惟某某高門日揭巨閥雲初司文苑於中
台是生玉樹宅武夷於上界爰擢金莖八翼垂天預識

九苞之鳳五花墮地爭奇千里之駒懸弧矢以射中華
紹弓裘而傳大業應麟叨光世誼竊庇州民忻逢岳降
之辰樂遂華封之祝薄陳牙頰敢布腹心曝欵未申塵
悰幸炤

舉唐臨海縣丞駱賓王祠鄉賢劄子

竊見故唐臨海縣丞義烏駱賓王大節高風瑰材卓行
詞華冠代學業超羣挺生景龍垂拱之辰驟揭天寶開
元之幟雕章繪句則霧捲霞舒投簡揮毫則星流電掃

楊盧遜其渾博沈宋範以馳驅逃榮上裴聞喜之書陸
沉靡悔潔已拒員平原之請壁立難攀至孝篤於平生
孤忠竭於始仕微官奉母任武功簿而不辭直道匡王
謫臨海丞而愈奮屬北晨之篡國立樞撼而八極搖仗
雄略以登壇赤羽呼而萬衆集慟一杯於故主問六尺
於元克歷數屠兄殺子之姦鯨鯢褫魄亟發酖母弑君
之惡猘踰寒心既首建義旗將裂渠魁於七廟旋身膏
逆刃尚飛靈爽於千秋偉哉器識無雙詎曰文章寡貳

迺史氏因仍弗昌言於紀述而州民謏陋迄罷享於蒸
嘗誠亘古不白之沈寃實闔郡當先之鉅典伏惟闡發
幽光播揚茂烈亟修廢墜廣勵風猷俾乾坤壯氣恢弘
於崇正之朝海甸英魂振迅於右文之日某不任激切
祈懇之至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二十